

第三十六章 谁是老板

高易欣赏容嘉树。在律师事务所，高易每天跟他接触，感觉到的是谦逊，有礼和周到，做的比说的多，说的比知道的少，从来没有多过嘴，从来没有唱过反调。他是一个完美的执行者，但是，不能指望他来解决一场剑拔弩张的危机。然而，到山西解救传教士李提马泰的经历，使高易完全改变对容嘉树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富有见识，但却深常不露的人，他把见识限制到可外露的最低程度。

高易一行押运5000英镑换成的20箱银子，到达青州府传教基地后，得到李提马泰在山西被抓的消息，高易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告北京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向大清北洋事务衙门交涉，释放李提马泰。这个主意被容嘉树挡住了。

"高大人，万万不可。这个时候，惊动北京，会要了李牧师的性命！"

"我的天，难道还有比现在这个第一时间更恰当的时候，向威妥玛爵士求救吗？"高易有点生气地问。

"威妥玛爵士找李鸿章交涉，李鸿章找山西巡抚曾国荃交涉，曾国荃不买李鸿章的账，怎么办？"

"李鸿章是总督，曾国荃是巡抚，巡抚怎么会不买总督的账？"

容嘉树摆摆手，让高易冷静一点。

"高大人，我知道您对中国官场的品级了解很详细，不过，有时候，光从品级高低来预测谁说话更有份量，有点狭隘。"

对着高易茫然不知的神色，容嘉树说白了一些官场内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部下。所以李鸿章和曾国荃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而是阶

乎于平辈同级的关系。除了打长毛这个共同经历外，曾国荃在办洋务这件事上跟李鸿章常唱反调。因此，请李鸿章出面下令曾国荃释放李提马泰犯了两个大忌：第一，破坏曾李两人平起平坐的实质关系，给李鸿章出难题，李鸿章只会消极回应；第二，显示营救李提马泰的高易律师，不把曾国荃放在眼里，越过他，到上司那里告状。曾国荃不生气才怪。

“李牧师现在落到曾国荃手里。惹恼曾国荃，就好比披着干草去救火。多多少少传教士以为有《天津条约》保护，天真地跑到内地传教，结果丢了生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得罪了当地官员。”容嘉树看着窗外夏日的骄阳，阵阵蝉鸣随着毫无凉意的风，吹入这片山东中部的丘陵地区。

“总文案，中国官场的世面你见得比我多，你说该怎么救李牧师？”高易对容嘉树的分析很意外，很佩服。归根结底，和中国官府打交道，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顾全掌权者的面子。

“招商局会办成宣怀是李鸿章的部下，又替曾国荃在华人商界募款救灾，又和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是同事，他是各方面都吃得开的人物。我们通过唐廷枢，委托成宣怀名义上募集我们带来的救灾银子，这样就把一份功劳记到成宣怀名下，顺便请成宣怀给曾国荃说好话，释放李牧师。成宣怀为了得到募集我们银子的这份送上门的功劳，特别是当他得知还有25000英镑的捐款正在运来，他何不卖力救李牧师吗？他不是曾国荃的上司，他出面救李牧师，一定会讲顾全曾国荃面子的话，这就是提着水桶去救火。”

“条条道路通罗马。想不到我们出了租界，人在山东，还要回租界才能办好山西的事情。”

“唐廷枢现在天津，成宣怀也在天津。我们不用回上海就能和他们联络。”

“那么，每次收到银子，都交给成宣怀去发放？我觉得这件事要得到李牧师的同意。”

“成宣怀感兴趣的是，上面人知道他的功劳。下面发放银子的具体事情，他未必感兴趣。有机会的话，请提醒李牧师，把银子交给曾国荃去发放，既让曾国荃和成宣怀一样

赚到好名声，又免去曾国荃怀疑李牧师下乡发钱是想煽动造反。”

“李牧师信里说，他请示过曾国荃该怎么发放他带去的2000两银子，曾国荃回避答复。这又怎麼解释呢？”

“2000两银子太少啦，只会引起曾国荃对李牧师的猜疑。我们通过成宣怀告诉曾国荃，要送给山西200000两银子救灾，他还会这麼冷淡？”

高易全盘同意容嘉树的营救办法。在去信求助唐廷枢，接下来等待成宣怀回应的日子里，高易雇了2名当地铁匠，在传教基地的后院里搭起铁炉，燃起炉火，把从上海带来的银子，每锭50两（合60盎司）烧软，打成薄片，再切成一英寸见方，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银块。这样的银块合两到三盎司，体积小，发放容易，足够灾区一户人半年生活。看到这么一小块银子，就能救活几条生命，高易觉得这次超期留在华北，即使耽误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也不遗憾。

对于高易通过唐廷枢送去募集巨额银子的邀请，成宣怀的回应是慷慨的。他送来了李鸿章签发给李提马泰等洋人到华北各省救灾的官方通行证，送来了和曾国荃达成谅解释放李提马泰的保证信，以及救灾结束后嘉奖有功人员的空白名额笺。当高易一行带上李提马泰离开洪洞县时，他们更为意外地收到曾国荃邀请李提马泰和高易回太原后，上巡抚府赴宴的红柬。

洋客人欣然赴宴的那天，山西巡抚府花厅的大樑上挂起四盏绘着彩色人物的御赐宫灯，它们和安在紫檀木雕花灯座上的两支臂膊粗的红蜡烛，把花厅壁上的古画，以及正面墙上一幅同治皇帝亲书的黑底金字御匾，照得通亮。

花厅中央，一张大理石枱面的八仙桌上放着银制的碗，碟，盆，匙，和镶银的乌木筷。宾主三人，曾国荃，李提马泰，高易分坐桌边三面。每人身后站着两个丫鬟，伺候上酒上菜。厨房做好的每一道菜，先送到花厅门口一个老妈子手里，再由一个专门奔走于八仙桌和花厅门口之间的仆人，端上餐桌。和洪洞县的监狱厢房比，李提马泰觉得这里换

了一个世界。

曾国荃招待洋客人的是精致的湖南家乡菜，除了常规的八碟冷菜和八碟辣度轻重不一的热菜，最令李提马泰和高易享受的是四道毫无辣味的正菜：鸡汁鹿筋，红煨鱼唇，糖心整鲍，海参盆蒸。

主人对洋客人们的中文流利和使用筷子的熟捻，以及李提马泰一身中式袍褂打扮，印象深刻。席间，主人一边大喝湘西大曲，一边大谈当年打长毛，破江宁的得意事迹。两位客人对主人杀戮同胞毫无遗憾，印象同样深刻。他们的口头回应是，由于巡抚大人在山西旱灾非常时期，颁布严厉的法令，所以灾区治安良好，名扬海外。

酒席后，仆人端上雪蛤莲心羹，这时，主人曾国荃的谈话切入主题：“请问李牧师，余下的银子什么时候送到山西？”

“目前一共筹到200000两银子，其中30000两银子高易先生已经带来太原，剩下170000两，听说都已到达上海，这样的话，最快三个月内送到太原。很抱歉，没有电报电汇，只好拖这么久。”

“高先生带来的30000两银子，已经交给大清山西赈灾局发放。剩下的170000两银子，李牧师你看如何发放？”

“曾大人决定怎么发放，就怎么发放。我留在太原府，替曾大人收银子。银子一天不收齐，我一天不离开太原。”

听到这话，曾国荃络腮大胡子上的一对暴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

“李牧师辛苦了。救灾完事后，我要奏请皇上给李牧师，高先生恩赏顶戴嘉奖。”

“不知曾大人能否关照下面，给予我们长住太原的方便？”

曾国荃脸上微微一红，他晓得李提马泰口里的“给予方便”是指自己曾经关照地方官员阻止民间租房给传教士，以期达到不让传教士在太原久待的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把李提马泰轰走，就是把银子轰走，就是把自己在山西建功立业的机会轰走。为什么不

这个洋人长住太原呢？

“遇到任何为难李牧师居住的刁民，告诉我，我一定叫太原知府严办。还有什么需要吗？”

“这次去平阳府，积累一些救灾心得，请曾大人过目。”李提马泰从棉袍内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曾国荃。

曾国荃打开信，看到这是李提马泰提出的三条救灾措施：“第一，大规模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低的省份移民；第二，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工作生计，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第三，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

这个洋鬼子真是爱管闲事！曾国荃看完信后，暗暗骂道。满洲是皇帝祖宗的发祥地，随便移民，坏了皇帝祖坟的风水，谁来担当这个责任？修铁路的好处，几年后才看得到，自己那时还在山西当巡抚吗？这不是明明把功劳送给下任巡抚吗？向邻省征税，倒是个好主意，可以试试。

“李牧师的条陈，我会发给在太原府当差的道台们讨论。讨论结果，我会告知李牧师。”主人以官场敷衍的口气，挡住李提马泰对条陈的进一步发挥。

“请曾大人转告各位道台大人，对我条陈里讲得不清楚的地方，我随时乐意解答。”

“一定转告。”

大红蜡烛的底部积满滴下的烛油时，洋客人向巡抚大人告辞，心里为传教事业悄悄打开了一扇上层路线的大门，感到不虚此宴的激动。

巡抚大人“给予居住方便”的恩准，给李提马泰在太原建立传教基地大开绿灯。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写道：“至于住处，我选了一个三进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间房屋。房子装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橱，装饰着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子里铺着砖，其余的都是泥土地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一座吉宅，那所房子已经空

闲了很长时间，所以租金很低，每个月只要12两银子。房主认为外国‘鬼子’不会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后来又把房租减了，条件是我保证长期住在那儿，于是我用大约每年9英镑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来。”

在这座廉价租下的大房子里，李提马泰花了将近1000英镑，其中包括从亲戚那里继承来的一笔遗产，购买了大量书籍和仪器。书籍中，除了宗教研究文献，还有全套佛教的《三藏》，《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钱伯斯百科全书》，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医药学，法律学，等各科产业学的书籍。仪器方面，主要有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化学电池，电压表，电流表，袖珍六分仪，小型无液晴雨表；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等植物知识的幻灯片子；一套照相器材；一部缝纫机。

从此，在每间宽十英尺，长十五英尺，土坑高两英尺半，纸糊窗子的房间里，李提马泰用购买来的书籍和仪器配备起来，建成第一个向山西展现世界的窗口。以讨论山西救灾的具体措施为名，他向当地官员和学者发出邀请，向他们分批作了一系列科学演讲：哥白尼的天文发明；化学的奇迹；机械的奇迹，如机床和由此生产的缝纫机；蒸汽的奇迹，如它在火车轮船工厂上的运用；电的奇迹，如它在照明和动力上的运用；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的运用；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应用。

每次演讲结束，总有一些特别好奇的听众留下来，问这问那。李提马泰注意到有不同级别官阶的听众前来听自己演讲的时候，官阶较低的听众往往保持沉默。为了避免这种拘束，之后每次演讲，李提马泰尽量邀请同一级别的官员或学者前来，使听众尽量轻松自在。

每次演讲中，李提马泰都会指出，上帝创造并赋予人类权利去利用这些伟大的自然力量。疏忽或拒绝这些权利，人类就要像政府雇用的邮差，以每天两百英里的速度骑马奔

驰，经常因为疲劳过度死去，而电报却能在几分钟里将一支消息传遍全世界，而不使任何人感到疲累。

在李提马泰建立太原传教基地的时候，高易几次准备回上海，却没有做到。那是因为，山西这个地方，进来不容易，出去更困难。连接山西和邻省的山路，非常狭窄，很多地方都是单行道，无法让双向的骡马车队交错经过，路面只能让运粮食进山西的骆驼运输队优先佔有。在等待回家的日子里，高易和容嘉树意外地成了李提马泰的帮手。高易帮助李提马泰准备演讲的资料，容嘉树帮助程先生和当地华人讨价还价，把传教基地的日常开销压的最低。

当高易终于能离开太原回上海的时候，他替李提马泰草拟了一封感谢成宣怀使李提马泰在山西救灾传教双赢的信，并且答应李提马泰把信带往天津，亲手送到成宣怀手里。可是，到了天津，高易才知道，成宣怀已先他去了上海。高易更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将在上海，从另一个绝然不同的角度，同成宣怀这个李鸿章的红人打上交道。

高易回到上海公共租界北京路7号律师事务所的那一天，距离他上次去山东青州府已经过去9个月。使高易欣慰的是，在自己不当家的这段日子里，资深律师琼司和雷满令人满意地替事务所处理了一系列重要案子。首先是帮助仪和洋行成功地申请工部局批准，在公共租界铺设铁轨，引进上海第一条有规电车服务。作为酬谢，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收到仪和电车公司颁发的股票。其次，在大清政府电报总局收购中国第一家洋资大北电报公司的谈判中，律师事务所代表大北电报公司成功地保住国际通信业务的权利。作为酬谢，高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收到大北电报公司颁发的股票。不过，高易回到办公室第一天，最引起他关注的是“字林西报”上关于大清和法兰西可能会因越南宗主权的争执，发生军事冲突的报导。“字林西报”上这么写道：

"本年7月，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两百四十万法郎的军费法案，授权法兰西总理茹费里在安南采取军事行动。安南皇帝阮福时任命中国籍独立军人刘永福为‘三宣提督’阻止

法军北上。如果安南和法兰西关于保护国的谈判破裂，大清政府将被捲入这场军事冲突。在此战争谣言纷传之际，法兰西驻上海领事葛笃已告诫法国公民，尽量不要离开租界去中国内地旅游。受战争谣言之影响，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产交易已呈现明显清淡。”

高易对上述报道的最后一句，看了很久。律师事务所的基本业务是替地产交易办挂命道契。地产交易清淡，地产价格下落，就会影响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正在高易考虑指示琼司和雷满如何小心受理最近这一阶段的地产交易时，茶房进门通报，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来访。

高易把徐润这个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地产顾客迎入小客厅，在罩着蕾丝臂套和长流苏椅套的白色沙发坐下，刚想询问徐润他的同事，另一个招商局会办成宣怀在上海的住处，以便送去李提马泰的感谢信，却被徐润的开场白吓得把话吞回肚去。

"高易律师，成宣怀要害我，请帮忙！“

"徐先生，我听说，成宣怀和阁下以及唐总办在招商局一向很合得来，对吗？“

"成宣怀反复无常，我和唐总办都上当了。“

"你们当大清的官，我一个洋人怎么帮忙？“

"高易律师，不要打断，听我说下去，"徐润脸上再也看不到和气生财的笑容，滚圆的胖脸像没有发酵的面团，软塌塌地累叠在短短的脖子上。他变得言辞犀利，把成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和唐廷枢徐润这些商人同僚的真实关系，摊了开来。

轮船招商局，名为官督商办，其实纯粹依靠唐廷枢和徐润两人，打出一片天下。官僚会办成宣怀深明此理，待唐廷枢和徐润像小学生对老师那么歉恭温顺，像跑龙套那样毫无抱怨地当配角。当唐廷枢和徐润策画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时，成宣怀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合作得充满默契，无懈可击，他从大清政府那里借来200多万两银子作为收购资金，说好五年内不用付息还本。然而，在收购旗昌成功，轮船招商局终于登上大清版图上第一把航运交椅时，成宣怀的态度出现了变化。

按照唐廷枢和徐润的设想，招商局必须“纯用西法经营”，提高商董权力，增强商股地位。但是，成宣怀却站在官方立场，使出意外手段。首先，他推翻原先说好200多万两银子的借款五年内不付本息的约定，要求招商局从第二年起就要付息还本，如果招商局没有能力还钱，必须同意把借款转换成官股。就这样，成宣怀强行制造的新官股，把唐徐的商股，从原先的主角挤到配角地位。

其次，在唐徐扩建栈房，购买4000吨新船，计划将招商局的生意从大清做到海外，远至南美的时候，成宣怀趁机推荐很多没有商务经验的私人，加入招商局，佔去关键的岗位，使唐徐的计划难以展开。

"都是些什么样的私人？“高易好奇地问。

"各种官僚机构里同有权势的老人结盟的人。结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说师傅和徒弟，老师和学生，那是众人所知的关系。成宣怀推荐来的人，他们的结盟过程却不是那么正经，他们是通过讨老人喜欢，模仿老人处世的态度，甚至模仿老人的生活趣味，来结盟。说白了，就是一群拍马屁的高手。这些人进了招商局，自持有后台，既不认真工作，也没有能力工作，根本不把我和唐总办放在眼里。招商局的生意不要说更上一层楼，就是保住现状，都很费力。“

"李鸿章很欣赏你和唐总办，为什么不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李鸿章？为什么你们不能跟李鸿章结盟？”

"成宣怀的父亲成康打长毛时替李鸿章筹过军粮，成宣怀和李鸿章情同父子，我和唐廷枢两个广东人，官话都讲不好，怎么讨李鸿章的欢喜，怎么跟李鸿章结盟？“

"即使这样，我还没看出成宣怀有害你的意思。”

"我也这么以为，直到昨天下午。。。“徐润说到这里，站起来，小心地把小客厅的门锁上。

回到座位，徐润继续说下去：

"昨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明天要开会结算招商局所有轮船的保险费用，便中途返回招商局写字间。"

使徐润惊讶的是，当他在走廊里走近自己的写字间时，发现里面灯火通明，有人正在说话。徐润停下脚步，弯腰将脸凑近写字间的门缝朝里看。

写字间书桌上的煤油灯，照着一张表情严肃，没有一丝笑容的脸，宽阔的前额布满皱纹，令人望而生畏。鼻子很长，鼻子和嘴唇之间盖着一撮灰黄的胡子。一双眼角下垂的鳊鱼眼炯炯有神，比书桌上的铜笔架还亮。他是招商局会办成宣怀，正带领两个庶务科的亲信，仔细搜查徐润的写字间。两个科员用庶务科保管的钥匙，有序地打开书桌和文件柜的每一张抽屉，翻看抽屉里的每一只信封，每一份卷宗。

"有没有看到那张旗昌股票的收据？"成宣怀隔一阵就问一下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两个科员的摇头。科员们对成宣怀的毕恭毕敬，犹如一瓢冰水，将徐润浇醒，使他明白谁才是招商局真正的老板。

徐润躲在门外窥看，觉得腰越弯越累，酸痛无比，正在想继续看下去而体力不允许的困难时刻，突然看到成宣怀双手插腰，脸上浮起恼火的神色。

"成大人，收据不在这里。"一个科员胆怯地说。科员们已经查完所有的抽屉，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

"算了。我下密札，派你们到阜康钱庄去查。"

听到这话，徐润不等成宣怀他们熄灯出屋，赶紧向走廊深处躲去。

"高易律师，请你帮忙，找出为什么成宣怀要偷查那张股票收据的理由。"徐润结束昨晚的历险记，把话题还给高易。

"徐先生，这是您们中国官场的事情，我是洋人，不便捲人。"

"不，正是因为这是中国官场的事，没有一个中国衙门敢管。事情发生在租界，高易律师，您不要推辞。"

"请徐先生告诉我这是一张什么收据？"

"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前，我替招商局买下2000股旗昌股票的收据。"

"徐先生，请等一下。我们事务所有两位资深律师。雷满律师曾站在旗昌轮船公司一边，参与旗昌和招商局的并购谈判，出于职业道德，他理应回避您现在这个案子。另一位琼司律师，他是股票交易的法律专家。我请他一齐来听你讲案。"高易礼貌地阻止徐润讲下去，然后打开被徐润锁上的门，穿过走廊，请琼司律师来到小客厅。

琼司律师，头发乌黑，略带零星灰白，鼻梁呈鹰嘴状，下巴无肉，给人以干练的感觉，皮肤偏黑，要不是他蔚蓝的眼珠，人们会以为他是中东人。

听完高易的简短介绍，琼司请徐润把购买这份股票的来龙去脉尽量详细地复述一遍。琼司用铅笔在拍纸本上作记录，不断停笔，提问，记下时间，数字，和各种细节。

"徐先生，请告诉我，您替招商局买下这份股票时的价格。"

"每股55两银子。"

"从谁手里买下这份股票？"

"两家私人钱庄。"

"知道那两家私人钱庄为什么愿意卖旗昌股票给您？"

"当时旗昌的市面股价为每股53两，我多出2两，所以他们很乐意把股票卖给我。"

"您为什么愿意多出2两？"

"准备收购旗昌轮船公司。"

"您知道那两家钱庄是怎么得到旗昌的股票吗？"

"不知道。猜想是别人向钱庄借钱，把股票作抵押，后来没有还钱，股票被钱庄没收。"

"您替招商局买下这份股票后，有没有转卖出去？"

"没有。"

"后来这份股票呢？"

"招商局并购旗昌后，按每股110两银子作价，折换成招商局股票。"

"是不是每张并购的股票都是这么作价的？"

"是的。"

"旗昌洋行手里的旗昌轮船公司股票也都折换成招商局的股票？"

"原旗昌股票的主人在并购时有两种选择，要么每股套现换成110两银子，要么按同样价格折换成招商局的股票。当时招商局的股票价格为每股35两银子，所以每1股旗昌股票折换成3.15股招商局股票。"

"购买旗昌股票的资金是谁出的？"

"朝廷借款。"

"您第一次从钱庄手里买入的钱也是用朝廷借款？"

"不，那是我用招商局名义向阜康钱庄借的。"

"那么，后来呢？"

"我用朝廷并购的借款，归还阜康钱庄的借款。"

琼司竖起左手食指，示意请徐润暂停。琼司前后翻阅拍纸本里记下的事情，作了一些计算，把计算结果写下，恢复和徐润的问答。

"徐先生，我想请您确认一下，朝廷的并购借款是以每股110两银子来计算的，对吗？"

"对。"

"阜康钱庄的借款是以每股55两银子来计算的，对吗？"

"对。"

"朝廷的借款和阜康的还款之间，每股有55两银子的差价。2000股，总共110000两银子的差价在账上是怎么记的？"

徐润愣了一下，“没有这样记。”

"请说详细一点。"

"对于这笔110000两银子的差价，成宣怀和我商定，用来再开一家修理码头的小公司，专门服务并购以后的十六铺码头，收容一些并购以后旗昌轮船公司的失业人员。"

"那么朝廷借给招商局的并购借款，后来怎么处理？"

"200万两银子全部折换成招商局的官股。"

"折换官股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上面的110000两银子？"

"没有。"

"徐先生，我知道为什么您的同事成宣怀要搜寻那张股票收据了。"

"为什么？"

"收据是告您贪污110000两银子的证据。"

徐润的圆脸，血色褪去，白得像小客厅桌上的瓷烟缸。胡须下的肥嘴唇令人恐惧地向嘴角撅起，使人想到开口的鱼唇，正要吞吃虾米。

"徐先生，您要不要喝杯茶？"高易看着徐润的神色，担心地问。

徐润依然不出声，保持折磨神经的沉默。约莫数秒钟后，他重新开口，不过语调很平淡："有什么方法解救吗？"

"当初约定开那家码头修理公司时，有没有书面凭据？"

"没有。"

"能不能找唐廷枢总办疏通？"

"唐总办已经调去开平煤矿。"

"既然如此，就事论事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请徐先生往招商局的银行账户里存入110000两银子。"

"这样岂不是叫我白赔110000两银子吗？中法要开战，市面不好，用房地产抵押，

很难借到110000两银子。”徐润的思路恢复生意经的本色。

“琼司律师讲得好，就事论事，按照中国的法律，人情，账面上没有缺钱，徐先生可以搪塞过去。不过，往深层看，贵同僚的目的远远不止要徐先生损失110000两银子。贵同僚是找借口要把徐先生赶出招商局。对吗？”高易画龙点睛地指出。

“告诉我该怎么办。”徐润握紧双拳，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中国人有句好话：走为上策。徐先生向招商局辞职，卖掉招商局的股票，彻底退出招商局。”

“这岂不是要我破产？我的很多地产是用招商局股票作抵押贷款购买的。。。”

“主动破产，会替徐先生保住最多财产。鄙事务所在这方面可以为您效劳。”

徐润的五官痛苦地挤向中央，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走上一条起点为朝廷并购洋资企业，终点为宣告自己破产的鬼路。

“高易律师，事情太。。。太突然了。让我回家好好想一想。”徐润结结巴巴地说。

“徐先生，从现在开始，任何重要信件来往，尽量避免在招商局写字间收发。另外，好好想一想在招商局的这些年里，还有什么灰色地带的事情会让贵同僚抓把柄。”

“谢谢您的忠告，我想好了，再来这里。”徐润站起来告辞。

高易和琼司送徐润出门。望着徐润在北京路登车离去的背影，高易不无感慨地对琼司说：“从设法让景八爷降低水脚开始，经过成立轮船招商局，直到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徐先生为大清夺回航运天下，想不到，落得这种下场，因为他没有看清谁是真正的老板。”